



Albert Camus
1913-1960

西西弗的神话

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




周国平总序

行为造就本质

自由 选择 经典 插图 本

[法] 加 缪/著 杜小真/译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Albert Camus
1913-1960

西西弗的神话

加缪著作与反抗论集



2004年5月

行为出版社

Albert Camus

1913-1960

西西弗的神话

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

[法] 加 缪 著 杜小真 译

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

行为造就本质

自 由 选 择 经 典 插 图 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西弗的神话: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/(法)加缪著;杜小真译.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3.10
(蝙蝠文库·自由选择丛书)

ISBN 7-5613-2740-4

I. 西… II. ①加…②杜… III. ①存在主义—法国—现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B565.59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77358号

图书代号:SK3N0607

西西弗的神话: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

作者:加缪

译者:杜小真

责任编辑:周宏

插图:胡天水

特约编辑:陈德中

封面设计:合和工作室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:710062)

印刷:一二零一工厂

开本:83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:7.75

彩插:4

版次:2003年10月第一版

印次:200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613-2740-4/B·52

定价:18.00元

“蝙蝠文库”遵循“经典文本，轻松阅读”的宗旨
选择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师作品
采用汉语翻译界的经典名译
遍求灵性高人配画设计
做出一套大众普及版本的汉译世界名著
构筑轻松愉快的经典阅读空间

“蝙蝠文库”所选内容均为
久经历史考验所沉淀下来的经典名作
是世所公认的“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”
(美国《生活》杂志语)

“蝙蝠文库”邀请国内著名人文学者
参与丛书立意、版本确定、篇目选择与经典阐释
通过书评、演讲、访谈、答问
实现读者与大师的经常性接触与交流

“蝙蝠文库”译者：

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
何 新 全国政协
潘丽珍 洛阳外国语学院
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
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
阎 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
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
徐奕春 商务印书馆
赵又春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
傅 雷 已故著名翻译家
王容芬 旅德学者、社会学家
陈维纲 哈佛神学院
唐少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
刘开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
方 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
周煦良 已故著名翻译家
杜小真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

“蝙蝠文库”专业支持：

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
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
王 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
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
王 炜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
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
秦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
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
陈 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
阎 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
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
何 新 全国政协
彭 程 光明日报社《书摘》杂志
柳鸣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
罗新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
谢有顺 南方都市报
王容芬 旅德学者、社会学家
和文军 成都晚报

蝙蝠文库总序

“蝙蝠文库”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，按照主题分辑，按照作者分册，陆续出版。这套丛书的宗旨是“经典文本，轻松阅读”，很合我读书的旨趣，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。

读什么书，取决于为什么读。人之所以读书，无非有三种目的。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，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，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。二是为了消遣，用读书来消磨时光，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。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，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，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。

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，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，因而是人文性质的，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，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。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。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，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，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。

认真地说，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。譬如说，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。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，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，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，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。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

样的精神漫游呢？当然是经典，只要我们翻开它们，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。

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，读什么倒是无所谓，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。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，然而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，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。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。

古往今来，书籍无数，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。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，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，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，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。所谓经典，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。

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。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，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，从思想史、文化史、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。这是学者的读法。但是，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，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。惟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，它们不但属于历史，而且超越历史，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。正因为如此，在阅读它们时，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喜悦。在

这个意义上，经典属于每一个人。

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如何读经典？我的经验是，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。也就是说，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。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，刻意求解。读不懂不要硬读，先读那些读得懂的、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，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。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，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。事实上，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。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，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。不过，也请记住，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，但永远不属于大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。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，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，才能走到经典中去。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。

根据以上理解，我祝愿这套丛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，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，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。

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

阿尔贝·加缪(1913—1960)，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、戏剧家、评论家，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。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

加缪的代表作品《局外人》(1942年)、《西西弗的神话》(1943年)、《鼠疫》(1946年)、《反抗的人》(1950年)以其深邃深刻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二十世纪的人们，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中的经典佳作。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的作品“透过明敏与挚忱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”；莫里亚克称他为“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”；福克纳视之为“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”；《纽约时报》评论他“是屈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外表的文学大师”。

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。他的曾祖父原是法国的穷人，在法国的殖民统治时期，移民到了阿尔及利亚。他的祖父是个农民，兼做铁匠；他的父亲则因为双亲故去被送进了孤儿院，成年后在家乡当了雇农与酒窖工人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，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去世。母亲带着

加缪和他哥哥到了自己阿尔及利亚的娘家，以帮佣为生，勉强维持自己与两个孩子的生活。

加缪靠奖学金读完中学，1933年起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。先后于1934年与1935年，获得了文学与哲学两个毕业文凭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加缪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。大战爆发时他任《共和晚报》主编，后在巴黎任《巴黎晚报》编辑部秘书。德军侵法后参加地下抗德组织，负责《战斗报》的出版工作。在40年代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，加缪是解放运动的战争组织中的坚强战士，从事过不少秘密工作，特别是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《战斗报》的筹备与领导工作。由于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突出贡献，他于1945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。

加缪从1932年起即发表作品，1942年因发表《局外人》而成名。他的小说《鼠疫》（1947）得到一致好评，但是《反抗的人》（1951）一书由于宣扬“纯粹的反抗”、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。他主要的作品还有随笔《西西弗的神话》（1942），剧本《正义者》（1949）、小说《堕落》（1956）和短篇小说集《流放和王国》（1957）等。

1957年10月中旬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。

1960年1月4日死于车祸。

见证生活勇气的传世作品

柳鸣九

由于英年早逝，而且生平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加缪实际上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月并不长，至少与文学史上很多巨星式的人物相比要短少一些，而那些人物所享用的悠长岁月与在有生之年所保持的旺盛精力，往往是他们得以攀登到世界文学顶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。加缪不仅有生之年不长，而且体弱多病，但也攀登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，他攀登的轨迹不能不说是相当辉煌的，值得作一番回顾与探究。

像很多著名的文学人物一样，加缪从小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兴趣与语言文字的能力：在小学时期，就已经对发表演说、朗诵诗歌很有兴趣，七岁时就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。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，法语成绩优秀，中学期间，他博览群书，很快就得到哲学老师让·格勒尼埃的赏识。这位先生本人是一位作家，虽然来到边远的阿尔及利亚，却与文化中心巴黎的文艺界、出版界有广泛的联系，经常在权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。加缪从中学、大学时代一直到他1940年初次离开阿尔及利亚去巴黎寻求发展，甚至在这之后，都一直得到他

3

西

西

弗

的

神

话

的关怀、指引与提携，是加缪的导师与忘年交。一个来自“穷乡僻壤”的青年，能够顺利地进入巴黎的主流文化界并迅速取得成功，实与这一“得贵人相助”的际遇不无关系。

加缪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，但他毕竟不是出自诗书之家，也没有浸染在巴黎高师这样的名校，这就决定他的创作不是从哦吟诗韵、摆弄格律开始，而是选择了以自然朴实而非技巧化的文字形式，实实在在表述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内心感受的道路。他1935年至1936年所写的一系列散文就是这类性质的作品，这些散文随笔在他刚出校门后一年就出版了，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文集《反与正》。

《反与正》的篇幅不大，但却是加缪整个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，由五篇散文组成：《嘲弄》是三幅人生暮年的图景，分别描绘了一个瘫痪的老妇人，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老头与一个在家庭里作威作福的老外祖母，同样面对着衰老死亡的不同境况；《若有若无之间》是一个生活艰难、劳苦辛勤、孤独沉默的老母亲的画像；《伤心之旅》与《热爱生活》记述了作者本人一九三六年六七月份布拉格、意大利、西班牙旅行中的见闻观感与异乡人的内心体验；《反与正》是从一个老妇女晚年为自己修建墓室的故事引发出来对生活的思考。所有这些散文的素材都取自作者本人周围的生活与人物，其中包括他的外祖母与母亲。从平常的生活现象中生发

出敏锐的感受并再抽引出形而上学的哲理，这就是加缪在这个文集中所做的工作。在这里，生存荒诞、人都要死、现实境况的尴尬、异乡人、人的孤独、人与人关系中的漠然等等，日后在《局外人》与《西西弗的神话》中清晰成形的思想主题，都已经灵光一现，因此，《反与正》实际上是加缪文章创作中那强力核心部分的雏形。加缪自己就讲得很明白：“就我来说，我知道自己的创作源泉就在《反与正》里。”

紧接着问世的又是一本散文《婚礼集》(1939年)，文集的四篇文章都是在《反与正》出版后写作的。这时的加缪不像1934年至1936年写作《反与正》时那样，陷于物质生活拮据、健康状况不佳、婚姻不稳定以及入党后心情不舒畅等一系列困窘中，他这时的处境与心情大为好转，至少《反与正》的出版已经预示着他面前展现出一条有希望的文学之路。因此，《婚礼集》在风格上与《反与正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如果说《反与正》是沉重、忧郁、悲怆、阴沉的话，那么《婚礼集》则是愉悦、光亮、温馨、优美的。在这里，是阳光明媚、鲜花似锦、光影绰绰的夏季的阿尔及利亚大地，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，仿佛一对新人举行着美妙结合的婚庆。作者以太阳与大海民族之子的自得感沐浴其中，不是来寻求孤独、不是来思索哲理，而是观赏大自然、品味故乡风物、享受生活乐趣。总之，这是一本阳光灿烂的书，一本热爱生活的书。如

果说,《反与正》为加缪以后的思想与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调,即对于生存荒诞性的直视与思考,那么《婚礼集》则提供了另一种基调,即对于人的存在的投入与执著。这两个鲜明对照的基调将水乳交融在《西西弗的神话》中。

加缪这两个早期作品都不属于文学类别中往往最受重视、被认为最具艺术创作含量的那三种文学形式:小说、诗歌与戏剧,而仅仅是散文随笔而已,且篇幅短小。但是,请注意,散文随笔恰巧在法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久远的历史、最深厚强大的传统,出现过一系列划时代的名著,其深远历史影响,其巨大社会效应甚至超过了任何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的杰作。文艺复兴时代蒙田的《尝试集》,启蒙时代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与《波斯人信札》,卢梭的《民约论》与《忏悔录》都是最脍炙人口的例子。加缪一开始就选择了这种对作家自我表现最为方便自然,对于直面现实与人生最为迅捷有效,对于阐明事理要义最为深入透彻的文学形式,对于一个有介入现实、济世益人意愿的作家来说,这种文学形式自然是他的首选,但要达到高目标,进入高境界,还要看他是否具有从最平常不过的生活现象中感悟深刻哲理的能力,是否选择了为世人所关注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深掘、开发的富矿,以及他是否能提供出隽永的哲理体系,并以艺术家的才能将这种体系加以形象化,表现得生气盎然、活力十足而便于其远播四方、深入人心。

从最初的两本散文集出发上路，方向已经选定，路还没有踩踏出来，就看出出发后的第一大步了。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，在借自己精神的灵光展望自己的前进方向之后，却未能跨出关键性的一大步，有的就耽误了自己整整一个创作时期，有的甚至竟未能导流有致，“水到渠成，功成名就”；加缪则不然，他顺应自己的精神行程，跨出的一步，却径直通向顶峰，举足轻重，令世界为之一振，这就是紧接着两个散文之后于1940年完成的小说名著《局外人》。

如果一部举世公认的杰作是一举而就的，那倒的确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奇迹。但事实上《局外人》却有“前期创作准备”，那就是小说《幸福之死》。这虽然是一部从未出版过的小说，但法国资深的加缪研究者有充分的证据已经指出，这部作品有不少处与《局外人》相似：它的主人公梅尔索的名字与《局外人》的主人公名字只有一个字之差，他同样是一个清贫的职员，也犯有一条命案；《幸福之死》里，也出现过母亲死亡与葬礼的场景，主人公在母亲下葬时无动于衷等等情节；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梅尔索在生活中也具有近似“局外人感”，他面对死亡这一个人生大课题，也有所考虑，有所动作，虽然跟《局外人》的主人公颇不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大可把《幸福之死》视为《局外人》的一种“预备创作”，甚至是一种“草案”，只不过这份“草案”比后来的那个杰作要繁复一些，但提炼、加工、凝聚、浓缩不正是制作

精品之道吗？

《局外人》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中篇，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一桩命案与围绕它的法律过程。中心的人物，甚至可以说作品的惟一观察者、惟一的感受者则是默尔索这个颇具独特性的小职员。小说以这个人物的真切感受揭示出了现代司法过程中的谬悖，特别是其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。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，却被加工成了一个“丧失了全部人性”的“预谋杀入”案，被提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“罪不可赦”的程度，必欲以全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。这是将当事人妖魔化的精神杀戮与人性残害。而这种杀戮与残害的实现与完成，则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与手段：将当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，使他在从预审、开庭、起诉、审讯、辩护到宣判的整个过程中，处于一种被“取代”、被“排除在外”的局外人地位。从法律程序而言，当事人悲剧下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；而从定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说，默尔索则又是死于意识形态、世俗观念的肆虐。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定罪，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竟被观念、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，并被精心编织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，于是意识形态对法律机制本身的侵入、干扰与钳制使得法律机器成为了某种“说法”的专政工具、某种精神肆虐的途径。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外表极为客观严谨、细致周到的法律程序里，正暴露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